

張子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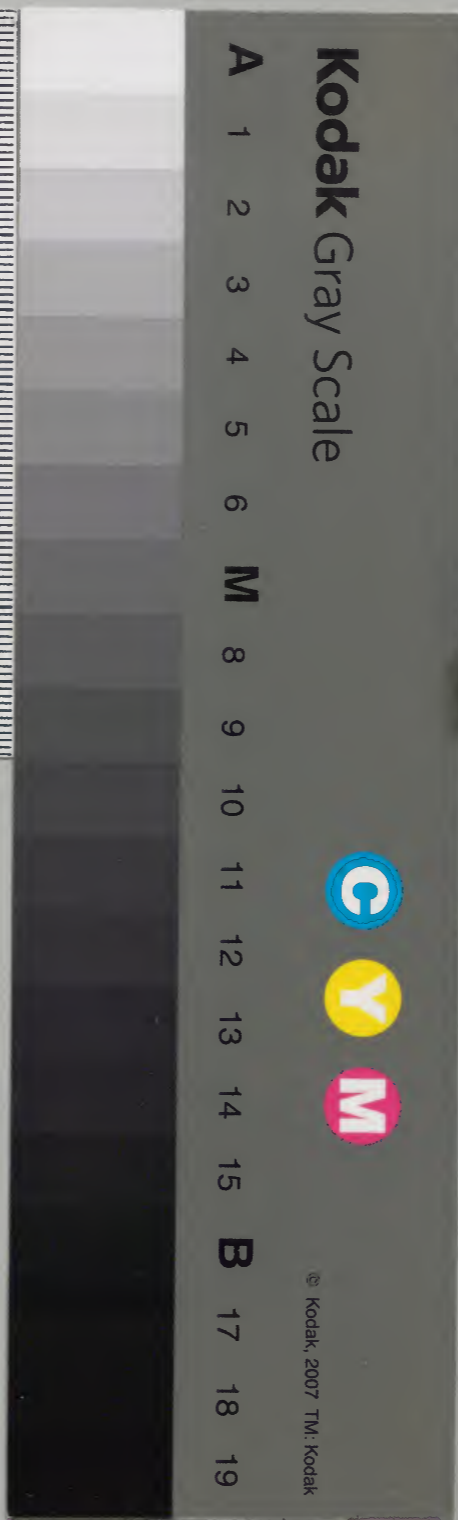
三下

漢書門		九三五	一三五	一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八	九三五	一三五	一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5
冊數	16 (9)	
函號	298	137

周張全書九





張子全書卷之三下

正蒙二

無錫高攀龍雲從父集註

明後學

嘉興徐必達德夫父發明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也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集註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文謂拊鼓武謂金鑣樂之始奏先擊鼓故曰始奏以文亂卒章之節欲退則擊金鑣故曰復亂

淺草文庫

木石

石

石

以武相即拊也以其節樂而治其亂有相之道故謂之相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亦樂器以其訊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為周召之治張子以相為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為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為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詩亦有雅即今大小雅也

發明相言周召以其同心輔相王室也雅言太公以其見紂無道即肆伐之直已正行無委婉也蹈厲者舞之容謂舞時手足蹈地而猛厲象太公鷹

揚之事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武武王沒嗣主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主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舞焉

集註文王之舞謂之象維清乃其樂歌武王之舞謂之大武武乃其樂歌酌即勺也十三舞勺即以

此詩為節而舞也與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集註釋論語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集註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

禮亦至焉詩言志故志至而詩至既發為詩則有

象之名及其見諸踐履則體實具焉故禮亦至也

如象睢鳩之物則有睢鳩之名情摯有別睢鳩之

體亦睢鳩之禮也

發明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象者以彼物象此

物也名者名此物也如有關雎之象則必可名夫

婦之德有可以名夫婦之德斯有以成夫婦之體

故夫婦之禮亦至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

才未美故絢飭之以文莊姜才其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素

集註矯實求勝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

他人才未美絢飭以文是過於質者矯以文也莊

姜巧咲倩兮美自盼兮其才甚美故絢之用質素

是過於文者矯之以質也下文繪事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為綯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

發明物之有文有質實也在先者也文勝則矯而質質勝則矯而文禮之求稱也在後者也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集註劉近山曰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謂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大雅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謂文

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不在上帝左右張子則謂陟降庭止或上或下而無常者非為邪也進修欲及時也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君身豈非欲及時者與帝即天理人於天理無須臾之離德業孰大焉

發明在帝左右即前篇所謂察天理而左右也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集註以坤象釋江有沱之詩勝妾勝也江沱之勝

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其後嫡被文王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勝托江水起興謂之子之歸始雖不我以然其後亦悔而得所安矣朋私我也類行從嫁也

發明易坤象曰西南得朋乃以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朋本即指類言張子則以朋為自己比昵其君之私意故言勝欲去其比昵其君之私意故無怨嫡不能去比昵其君之私意故不以勝備數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集註此卷耳舊序之說也

發明詩中云永懷永傷馬瘠僕痲張子皆作使臣勞于王事思酌謂欲酌以金壘及兕觥也

其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集註釋詩其棠三章民思召公愛其所舍之其棠而不忍傷勿拜本謂勿屈折之張子則作拜跪之拜非善教漸明安能致民之愛如是耶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集註殷其雷之詩婦人思念君子也其云振振君子者勸勉其信厚也云歸哉歸哉者與其早歸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發明小飲酌以金壘也大飲酌以兕觥也詩末章云云何吁矣乃怨苦噓嘆也險詖私謁壘君心而專寵者也專寵必害政者也

綢直如髮貧者紛緹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集註小雅都人士詩本言其髮之美張子以為貧女無飾之詞也紛髻也緹韜髮作髻者以黑繒為之順解如字

蓼蕭裳華有譽處今皆謂君接也温厚則下情得神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集註有譽處今乃蓼蕭裳華二篇中語譽善聲也處安樂也一謂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之辭一謂天子既見諸侯而美之之辭

商頌顧予丞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集註將本註作奉言湯尚顧我丞嘗哉此湯孫之

所奉者致丁寧之意也今則以為助矣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集註小雅棠棣興兄弟也本謂棠棣之華鄂然外
見者豈不韡韡其光明哉今則以不韡為無飾矣
采芴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集註詩本謂人之以讒言告子者姑舍置之無遽
以為然則自得其真而讒止矣今謂聽言則求得
其所譽者必有所試而毋遽舍之為厚之至也

發明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無然遽舍之也

又曰人之為言胡得焉謂于人言當求其何所得
也與朱註異義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饑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集註劉近山曰詩邶風簡兮篇曰簡兮簡兮方將
萬舞張子以為簡畧也坦坦施施無所難也甚則
不恭焉賢者不得志或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
恭其職也若非迫於饑寒而為伶官則雜於侏儒

俳優之間不恭甚矣此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輕世肆志如此則不能無大簡之譏故詩人既陳
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復陳其善御之強曰有
力如虎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才武者異矣
由房由敖國風君子陽陽之篇由從也房東房也
敖舞位也此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
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
美之畧不及其材武所以為異於簡兮之賢者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入之至也

集註 詩本謂東征之役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
所不得辭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入以身也其終見書予
小子其新逆

集註 詩本謂平日得見周公之難今日見之之易
此則指成王而言其曰邊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
不遠者取入以身也書金縢曰惟朕小子其新逆
謂迎公以歸也新親通

九戔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太人可致也
集註 九戔之詩東人喜見周公而曰我遘之子哀

衣繡裳此則謂成王當加公衮繡之禮命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集註 狼跋之詩言周公遭流言之變而安肆自得
赤鳥凡凡然德音不瑕而不失其聖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

集註 釋小雅甫田之詩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主後而詩人稱帝爾

集註 大雅生民之詩本謂上帝誕生后稷豈不寧

乎不寧寧也此謂后稷為高辛氏子孫則高辛為
文武二主所自出故尊后稷以配天因稱高辛為
帝也

發明 按史稷與堯皆高辛子則稷當生于高辛之
年而今云堯舜中年又曰疑在堯時俱不可曉上
帝若指高辛則無不寧之事若以子摯荒淫為不
寧則此時高辛已崩矣子不當生于父崩之後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曲屈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姦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王在遠者爾唐棣

長子全書卷之三下 正史釋 乙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集註主在遠謂為社稷長遠慮也唐棣本文王燕兄弟之詩此一章周公所加序誅管蔡之情夫子以人倫大變不必常存而去之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集註蝮蝮之詩曰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朝躋於西崇朝其雨蓋西則雨而東不雨本刺淫奔此則以自西者為陽倡陰和為婚姻得禮之喻自東者陰

倡而陽不和為婚姻失道之喻其曰雨之候者陰陽和而為雨不和則不雨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集註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繫辭所謂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者也小雅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野魚潛淵或在於渚本謂誠不可掩理無定在而張子則以為畏聲聞之不臧也

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

集註釋晨風之詩，駢疾飛貌，晨風鷗也，鬱盛貌。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蒸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集註漸漸之石，小雅篇名，蹄豕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集註補註曰：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度皆行也。出辭氣與考文皆言也。

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集註書君奭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言者，老成人之德下及於民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太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集註釋洪範九疇之序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張子尚因其說也

發明天材天所生之材五行以質具于地者言金木水火土也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五紀明然後用天之時舉措得宜故次建皇極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也稽疑雨暘蒙繹克負悔也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也福極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為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為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註愈

集註親謂九族施於有親者不疑謂以上皆施於

有親者降殺之禮然也下言尊賢之等急親賢急親之賢者親之賢者既得則於疎之賢者必得矣俊德為俊德之人明為明揚之明章為章顯之章勵為勉翼為敬謂厚叙九族羣哲勉敬之人也皆本孔氏註

發明義雖各施者親親與尊尊異尊賢又與親親異也然行之自不相悖親均以下正不相悖處親是九族之親尊是位之崇者施于有親者不疑謂未暇論其賢也若尊賢之等則就親尊降殺之中又有權焉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集註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洪範俊民用微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也牧謂常伯牧民之長也官即準牧官能則賢才在位所在準牧非區區守分之良民而已也

發明用微謂潛而不出或引而去之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發明虞書曰出納五言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此言五德或指五常之德或指五事之德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集註蔡傳謂習吉重吉也

行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集註行過也忒差也即悔吝之所由來也已分則無及矣○朱子曰行是過多剩的意思忒是差錯

王禘篇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一享四祭為六

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集註不王不禘喪小記及大傳之言諸侯歲闕一

祭者諸侯歲朝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重王事也夏商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禘列於四祭之中周則改為春祠夏禘而嘗烝仍其舊禘禘一享不與四祭之內故為六享諸侯有禘不禘又歲闕一祭故為四享蓋夏商諸侯夏當禘

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禘之名以見時祀之數爾遂使人以不禘為由於禘而非由於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禘與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祠食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凡廟皆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為獨尊禘則獨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禘合也合祭祖考也時祭之禘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

於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二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也

發明 諸侯歲闕一祭喪小記本謂諸侯來朝故闕其時祭正與禘則不禘禘則不嘗之義同張子引之則重不王不禘之義若謂禘不可闕時祭可闕今諸侯有以夏來朝者其為原自不禘明矣夏特一禘者謂夏商時天子則于夏時有禘有禘諸侯于夏時止是一禘原不禘也其以王制為文害意張子之意夏商諸侯須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始得由此說觀之夏商諸侯當是二享而周時諸侯

則其四享一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
二氣對立而言爾

集註禘祭夏行於夏周行於春嘗祭夏行於秋商
行於冬蓋禘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春夏之
用也嘗烝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秋冬之用也
故郊社以禘嘗對言二氣之義也

發明記曰禘嘗之義不及禘蒸蓋言禘嘗則陰陽
對舉禘蒸在其中矣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

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道享之必在
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
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
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植禘禘禘禘禘禘烝
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
植嘗從舊禘一植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
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
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
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集註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

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
時之間祀蓋五年之夏有禘謂之追享三年之冬
有禘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兼常祀間
祀言也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
對舉秋冬而言特禘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
廟特祭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故禘嘗烝
皆合祭羣主於祖廟也禘特即特禘也一牲一禘
本謂今歲牲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牲張子主不
主不禘而言故謂一祭特一禘而已嘗禘烝禘則
皆如天子之合祭此夏殷之制也牲音特

發明 享嘗云者見禮記享嘗乃止謂應禘之主四
時享嘗而已不在月祭之列也禘亦其一者禘亦
追享之一也為追享以其及祖之所自出也又為
間祀以其非四時之常祀也牲禘者每廟特祭不
遷主于祖廟以合祭也諸侯牲禘與天子同惟禘
則一牲一禘出禮文張子解以為此言夏禘之時
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見不得如天子禘禘可同
時而舉也烝嘗且禘謂秋冬皆如天子合祭也
庶子不祭祖考而巳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禘以
為親之極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故又發此文

長子不繼祖

與禰故也

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集註適士立一廟祭禰及祖若兄弟二人一嫡一庶而俱為適士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王則雖禰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禰明其宗之有在也有事則具牲物稟宗子而祭之庶子不為已之長子服斬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祖父之正統不敢如宗子斬其長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入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附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太宗見曾子問註
集註釋禮庶子不祭殤與無後之義長殤十六至十九中殤十二至十五下殤八歲至十一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世數親服五

世之數殤與無後皆從祖祔食者也巳爲父之庶
 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巳爲祖之庶
 孫不得立祖廟故不得祭無後之兄弟皆具牲物
 而宗子主其禮者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巳爲祖之
 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殤則巳亦爲祖矣無所祔
 食故自祭之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
 祭法曰天子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以尊祭卑
 故曰下祭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曾子問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
 曰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小宗者別子之

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太宗者次
 適爲別子別子所生之子爲太宗子也

發明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各釋
 首句言非謂凡庶皆不祭殤與無後惟父之庶則
 不祭殤祖之庶則不祭無後也父之庶祖之庶皆
 就庶子自己言殤則巳之子也巳之子爲父之孫
 當附巳之禰廟以不祭禰故不祭之無後則子之
 兄弟也巳之兄弟爲祖之孫當附祖廟以不祭祖
 故亦不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二句又
 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庶孫是自已爲祖之庶

孫又當別立小宗者祭其子之殤謂祭其自己子之殤是殤乃己之孫也若己非庶孫則己子之殤在己爲適孫在父爲適曾孫在祖爲適玄孫己當下祭固不待言若祖父在則有祖父下祭己亦不必自祭之矣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與凡殤非適兩適子俱指殤者言如皆適子適孫之謂不當指主祀適子言觀語氣自見曾子問凡殤與無後之殤則合特祭之適殤與祔祖之庶殤言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一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一祧爲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干祫者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集註劉近山曰殷而上謂成湯以前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爲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祧者一則高祖之父祖當禰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禰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世室并后稷

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世室羣穆於文羣昭於武也諸侯無一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于上之義以卑レ尊者之禮也

發明 殷而上有祧廟無祖廟世室周有祖廟世室

無祧廟然祧主皆藏祖廟世室中則亦不得謂無祧廟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集註 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伯更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同几夫婦共一几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曰交鬼神異於人廟門謂之祊設祭在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無方以求之也

發明疑左右凡是疑同筵異凡也夫婦同凡是止
設一凡也求之謂求鬼神所在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地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集註劉近山曰社土神稷谷神五祀門行戶竈中
靈百神如日月星辰山川丘陵之類祭雖以百神
之功而實報天之德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
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
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集註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
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
不同諸侯以氏為諡切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如
舜生馮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馮姓即因生賜姓
也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
字為氏因以為族也尊統上者天子以生賜姓統
諸侯卑統下者諸侯以字分族統大夫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
也

集註天子因生賜姓但可以賜諸侯難以命於下之人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集註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劉氏曰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

發明諸侯下作一句藏朔之處即太廟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集註郊特牲言卜郊之事也作猶用也告於祖廟

而行事尊祖也用龜以下而於禰宮親考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集註儀禮喪服謂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履公之士為公之眾臣公之卿大夫為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為卿大夫之眾臣室老家相之長家邑之士即家相眾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禮庶子

不以杖卽位謂父母之喪嫡子得執杖進阼階哭
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之不以杖卽位
其義疑與此同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集註劉近山曰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
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
者皆諸侯之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
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爵

命之通名也

發明補註曰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
法適士官師之義蓋適士三命之官官師一命再
命者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
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集註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
專達檀弓曰公卿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

官謂得自達於君者

發明官師即達官也達官之長即適士也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集註周禮九儀之命六命賜官使得以臣其屬也

發明賜官惟卿大夫有之臣其屬即臣其室老士

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集註禮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未毀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公雖不服族人之

喪然祖廟猶存則其親于公同為有服之屬故使女師教之公宮公宮祖廟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集註張布為侯棲革為鵠謂梁用布鵠用皮也鵠小鳥取其飛而疾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爾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
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焉

集註曲禮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謂識死者
而不識生者但傷死者而不弔生者檀弓曰死而
不弔者三畏壓溺畏威古通用謂不盡道而死桎
梏者壓如立巖墻之下而死溺徒涉而死本謂不
弔以絕之張子則謂可傷尤甚不弔生者以異之
如何不淑弔者慰問之辭謂何如罹此凶變也於
畏壓溺若弔其生者則此慰問之辭何所施焉故

但傷而不弔也

發明如何不淑是弔生者之詞惟止哀死不弔生
故此詞無所施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

集註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
安禮劉近山曰永即歌永言之永善依永者善依
其信之短長而歌樂之也制數服近之文冕弁衣
裳之類皆當雜習也

春秋大喪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集註此論語二章張子合而言之

發明爲一說總是欲人及時勉學也

乾稱篇第十七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害人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發明詳見朱註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集註沈毅齋曰天地附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氣也蒼蒼者極遠之色爾然人涵育於天地之中其呼吸假天氣以為消息猶魚之在水而不知也吾之氣即天之氣爾寧有不相為流通者乎

發明首三句見天地間無有非氣所謂不如野馬細縕不足謂之太和也氣之性即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氣本之虛而有相感之妙是虛而神也神無方陽之屬神之義性有質陰之屬鬼之義天

下無物非氣莫不有神莫不有性非鬼神為之體謂之何哉張自註云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羅翰本附在此章下而性理大全附在次章下義不相屬今從羅本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集註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於無妄而已

發明一定而不移者為性原無偽妄至誠則有感無隱能以我之神而窮天之神矣流行而不已者為命原無間斷不息則通乎晝夜能以我之化而知天之化矣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集註有無皆性而莊老語虛浮屠崇寂滅豈暢真理乎

發明太虛無形至靜無感所謂無與虛也其聚其

散有識有知所謂有與實也無即性之本體淵源而有即性之客形容感所謂通為一物也無必對有虛必對實故曰是豈無對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叢然起見則幾矣

集註所感氣也化也所性理也神也無內外之合無心也無耳目之引取無形也與人物叢然之小者異矣不為叢然起見無我也

發明下章云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入感在

外而合乎內性在內而合乎外雖無內外之殊尚
有內外之合天則陽感乎陰陰感乎陽陽爲陰根
陰爲陽根萬物莫非陰陽所爲陰陽就在萬物裏
面感者感此性者性此卽內外之合不可言矣無
心化成耳目之引取更不可言矣與人物有知有
識者豈不異乎人能盡其萬物一源之性知天地
之化不以聞見爲心不以聞見爲用則雖有心而
能合無心之妙故曰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卽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
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
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集註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
本體然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故思盡其
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聖人惟不專以聞見
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
於見聞也不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虛之極也虛故
無所不感所以有感者以其合異所以能合者以

長
卷之三

其本一乾坤陰陽一物而兩體兩體故有感一物
故能合天地無須臾之不感萬物亦然在萬物爲
性在造化爲天道性卽天道也

發明天無內外之合人心有感不能無內外而未
始不合惟人以聞見爲心因以聞見爲用斯岐內
外二之耳有無一者至虛而至靈也內外合卽虛
靈之用以聞見爲心則不虛以聞見爲用則不靈
矣聖人豈其然乎其心之靈而無不感者虛也其
感之卽合者感虛也下文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便是合處如屈感乎伸伸則復屈是屈伸之能一

也卽屈伸之合也動靜終始倣此所以然者萬物
其散雖萬其原本一一故能合合故謂感然若非
其散之有萬則亦何必有合又何所答其感乎卽
天道以一而感以一而合其所生萬物莫不有異
莫不本一是以無須臾不感亦無須臾不合人性
天道一而已矣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其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
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集註感者性之妙用性者感之本體屈伸動靜始

終之能一兩體而一物也神也道也性也一而已矣

發明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則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在人則有無一內外合而不滯于聞見者也不滯聞見即是無耳目之引取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即上文云感即合也兩在不測故曰神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道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故曰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集註固固滯之固固則一而不散矣窮則往而不來矣至虛之實即太虛之容形至靜之動即至靜之容感也

發明性為感之體體則實矣然性本至虛是至虛之實也無所不感何有疑滯感為性之神神則動矣然感本于性是至靜之動也動則復靜何有窮已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集註通極猶言究極性超乎氣氣其一物耳命同於性遇乃氣數之適然稟者人物所稟曰猶難語性猶難語命則人不可以氣與遇之異而不求性命之同也

發明天地之性原不雜于氣質故曰通極于無是人人可以善及也自天昇之爲命自人得之爲性原無一理故曰稟同於性此太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竟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之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集註有識之死謂人死而識神復循環受生也天
人取舍者棄入事以求天性也孔子孟所謂天彼則
謂之道易所謂游竟為變彼則謂之輪迴似是而
實非皆以不知天德不知天德則以未嘗格物窮
理而徒欲得道以免生死輪轉即此發本要歸尚

可謂之悟道乎求其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
也趙伯循曰此條學者當日誦一通庶幾知崇正
學而可與明道

發明氣有聚散氣散為鬼非既散之氣復為方伸
之氣也佛氏以覺為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為
鬼重複受生輪迴循環遂指為苦海求免是不知
鬼也氣聚為人日用事物莫非實理佛氏指四大
為假合是不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水
凝釋雖異為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
所以然者蓋由天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

張子全書卷之二十三 正蒙 三十四
孔孟所謂天本謂道之從出而佛氏直認太虛爲道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是以一切人事盡爲墮落下學工夫盡可遺棄此其所以不知天與入也易曰精氣爲物游氣爲變朱子曰精氣也耳目之精爲氣氣爲口鼻之噓吸爲氣二者合而成物精虛氣降則氣散氣遊而無不之矣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氣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張子之意是謂變是有變爲無今佛氏卽以變爲輪

迴此所以不知鬼也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一句正佛氏受病根源處天德者誠也陰陽晝夜之實理通乎晝夜而知知天德也能知天德則知聖人所以範圍天地之化知鬼神不過屈伸之理死生天人處之一矣今佛氏不知死生之故直謂得道可免死生謂之悟道可乎蓋聖人以天爲道所從出以道爲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窮理盡性然後可以至命下學然後可以上達佛氏謂太虛卽道故謂一切有爲皆是幻化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其爲吾道之賊豈可勝嘆精者

察于是非之故一者守其本心之正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入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遣入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天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集註際處也交會之地聖人之道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而不流佛氏過矣
遺矣流矣故其言流遁失守窮天則淫於荒唐而
無益推行則陷於一偏而不通致其一曲之見未
有不入於邪而亂天下者其所以弊則可一言蔽

之曰不窮理而已不窮理故不知晝夜陰陽之道
不知晝夜陰陽則未始見易且不見而可語實
際乎

發明生為幻妄者以死為真歸也有為為疣贅者
以無為為功用也世界為陰濁者以空寂為清淨
也疣者皮上之結肉陰濁彌陀經曰陰濁見濁煩
惱濁眾生濁命濁此五濁也發本言其始要歸言
其終流道失守謂言多道詞而失其平日之守如
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之類晝夜陰陽循環無已
乃性命之原易之道理之真際而鬼神之故也知

之則盡性至命存順沒寧死生何足累其心哉釋
氏不欲以陰陽晝夜累其心則必不免陰陽晝夜
之累正所謂抱石投河愈重愈沉既不見易則是
不識理之真處既不識理之真處而輒談鬼神知
其妄矣妄則又何實際之有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

集註生死一也知生則知死夫子直告子路也

發明此吾儒死生之說正晝夜陰陽真實之理而

釋氏昧之所以不知鬼不知人不知天而流於妄耳○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聚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漠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集註人心不偏滯於物則所謂道也神也易也庶幾其見之矣

發明偏滯于晝夜陰陽是不能相感者也故謂之物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集註天卽太虛應者屈伸相感之無窮况譬也老子所謂谷神不死况天之虛而應也

發明此與天包載萬物于內章同意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竟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集註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氣湛然太虛而已雖屈伸聚散無窮無數而其體不易其爲物不二此所以爲神也湛合謂萬物散歸太虛潰散也反原即合也遊竟爲變者有聚散存亡之變而非如螢雀

前後身之變也

發明太虛氣之體所謂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也無窮言其次無數言其大神即太虛之理形聚爲物散則萬殊也人莫知其一之因形潰反原合則混然也人莫知其殊之故皆神之所爲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言一聚一散既存又亡改頭換面故謂之變非前身變後身之謂也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復爲太虛正與海水凝則冰章同意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

方至日增日得施之矣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久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矣

集註施之安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
長裕不設不造作也造作則妄矣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
之不吝

集註釋論語以固爲固滯之固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
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集註有心詭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言雖戲
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
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己心難以欺己欲人無疑
難以欺人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
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
而爲過動謂己當然既以誣己欲人已從復以誣

入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而不知戒其出汝者乃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則遂非而過益深矣不知孰甚焉○朱子曰此東銘也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二字

發明出於心故曰出汝失於思故曰不出汝不知以下十四字爲一句戲有心而以無心掩之則傲且長知戒其出汝則誠意正心之本立矣過無心而以有心飾之則非益遂知歸咎其不出汝則遷善改過之門闢矣孰知孰不知學者可不警省

題正象釋後

朱子曰解書不可將大話說不可將小巧說讀高存之正象集註及徐德夫發明平正通達可謂無二者之病矣大抵古先大儒俱有一段徹夫徹地精神矢

口而寓莫教撥着便霎時透露
如正蒙書近來談道家徃徃未
嘗過而問者一番拈動光彩如
新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前
輩許大衆幾人曾有此閒工夫
作正蒙來後輩許大衆幾人曾

有此閒工夫解正蒙來莫將這
公案小看了傳記張子作正蒙
時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仰而讀
俯而思有得即識之或中夜起
坐秉燭以書程子曰今農夫祁
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
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
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
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
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

幾有補耳是何等樣心腸何等
樣言語每每念及真令人汗流
浹背也抑此書因程門單提西
銘朱子從而表章遂將東銘混
過愚熟玩之西銘是個極宏濶
的體段故推至於知化窮神東

長子入學書卷之三下 王敦釋 一四十三

銘是个極詳密的工夫故嚴嚴
於戲言戲動孟子論仁義之充
織及無受爾汝可言未可言之
間意蓋如此質美者明得盡渣
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体其次
須在一言一動上仔細磨勘方

可漸入若無東銘工夫驟而語
之以西銘体段鮮不窮大而失
其居矣敢以此附兩君子之後
求就正焉

無錫顧允成謹書

長之
卷之二
二
日

張子全書 卷之三十 正義 四十一

無所歸以爲歸

來歸也

其所以爲之

以爲歸也

歸也

歸也

